

■春节前夕,海门建筑工人放弃团圆赴俄罗斯打工;
 ■才干6天活儿,警察找上门;
 ■被押看守所,一顿仅发一片黑面包,近1个月后,被遣送回国。

惊心50天 海门非法劳工受困俄罗斯



“交1.5万元,可赴俄罗斯从事建筑工程打工两年,月薪7000多元,回国后还能拿回8000元押金。”俄罗斯务工人员、南通海门人陈一松被老板安排回国招工。

面对如此宣传,许多民工顶不住高薪诱惑纷纷欲出国捞金。其中,28名民工在他的介绍下分批出境,还有近70人已交钱办了手续整装待发。然而,众民工到俄罗斯后发现“上当受骗了”,他们所持的不是务工签证,而是旅游签证。刚到俄罗斯不久,部分人员便遭到俄罗斯警方关押。

目前,28人中,已有4人回国,9人买好了3月20日的回国机票,还有15名老乡回国之路困难重重。

从出国到回国,是惊心的50天。“他们有的躲在旅馆里,有的仍被关押在看守所里。生活条件很差,只能吃黑面包、喝矿泉水果腹……”

据悉,海门市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处理此事,并将协助务工人员陆续返乡。

□快报记者 陈泓江 何洁 文
快报记者 陈泓江 摄



陈一松的记录本

被俄罗斯警方关押后,朱建冲一天三餐只是这样的三片面包

春节前夕,丈夫赴俄打工

3月16日上午,记者来到了海门临江镇玉丰村。此时,村民朱建冲的家中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,这些村民几乎都有亲属到俄罗斯打工,但现在被困无法回国。在他们看来,已经到家的朱建冲很幸运。

据临江镇稻香村村民王娟说,她的丈夫朱卫岗,今年41岁,是名建筑工人。今年年初,经当地曾到俄打工的陈一松介绍,于1月22日前往俄罗斯。“以前在家做活大约一天能挣80元,听说去俄罗斯能有233元,7000元一个月,而且包吃住。”

“人家春节都是一家团聚,可为了多赚点钱,我丈夫在春节前十多天出国了。没想到出国打工手续不合法,拿到的签证是旅游签证,现在钱没赚到,人也没了音信……”王娟说,和丈夫一同出国的有15人,加上已在俄罗斯的共有38人。目前,仅有5人于3月13日回到国内,其他的人要么躲在旅馆不敢外出,要么还被关在看守

所里。说着,王娟失声痛哭,身边多位村民见状也跟着哭个不停。

更让她担心的是,“那边的人都称没见到我丈夫,可老板说他和那五个人已经一起回国了,但根本没没有。”

除了住宿条件差,吃也吃不好。朱建冲称,他们吃得很单一,每天都是卷心菜和鸡骨头烧的菜。一位打工者说,鸡骨头上连个鸡丝都难找到,不想吃也得吃。

“介绍人说包吃住,谁能做到这样的状况。”朱建冲说,在国内打工,他从没遇到比这更差的吃住环境了。

在圣彼得堡工地刚干了6天,朱建冲等人就出了事。

2月14日,老板告诉他们,俄罗斯警方要抓人,要他们马上先逃,逃了之后再商量怎么办。

“我们这才知道自己的签证不是务工签证,而是旅游签证,并且早已过期了。”

“我和另外4个人没有跑,朱卫岗一人听了老板的话都赶紧逃了。”警察很快就来了,工地上一片混乱,连同他在内12名没走的务工人员经检查后,被抓住带回

才干6天活,警察找上门

“国外不是天堂,钱也不是好赚的。”朱建冲拿出手机打开一段视频,画面中一个房间内是大通铺,众多务工人员分成几排挤在一起。

朱建冲告诉记者,他和朱卫岗是同一批去的俄罗斯,他在圣彼得堡一建筑工地上负责打混凝土。才到俄罗斯,他们就发现不对

来的人”。“俄罗斯人对他们客气得不得了,暖气什么都供应好好的,可他们不好好干活,还随地大小便,四处扔烟头,素质实在太差。因此给俄罗斯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,加上他们都虚报工种,到了俄罗斯这边很多活不会干,于是就被俄罗斯人整了。俄罗斯人不喜欢他们,就要驱赶他们回国。”

“他们都是文盲,也不是什么时候想回去就能回去的。”金德声说,回国也需要办理签证,何况签证办理也有时间,不可能一次性办完。“正在陆续办理中,今明两天都坐飞机回来了。我不会留他们在俄罗斯,留下干什么呢?这么多人都住在宾馆,我如何来开支?”

金德称,他不会少务工人员的一分钱。“我也不想让他们丢一根毫毛。对于他们缴的押金以及工资,我到时候也会让上海老板一一给付清楚。”

金德的说法,遭到了朱建冲等人的否认。“我们出国的工人中木工、瓦工、油漆工等都有,完全不存在手艺不好、调皮捣蛋的行为。我们以前都在国内很多工地干过,也不会出现不守规矩的现象。”

“出门的人都知道要守规矩,更何况是去国外呢!我们不会不注意形象,给人丢脸的。”朱建冲等人说,去年10月起没活干,一批人就想回国,但遭到了阻拦。因为老板担心他们回来后,一传十十传百,就无法再招到工人。

陈一松说,在农村招工很顺利。“没多久,我就将其中28人分四批送到俄罗斯。”

“至于报酬,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拿到。”陈一松说,潘德声并没有说招一个人给多少钱。“潘德声口头承诺我:‘老陈啊,你不要担心,钱会一点点给你呢,我保证两年后给你50万,让你造个房’。我也没想到能出事,我介绍出去的竟然都是旅游签证。”

“我不撒谎,有什么就说什么,我真的也没料到自己会被骗了。”陈一松说,出事后,他才发现自己去年经中介出国的签证也是旅游签证,早已过期作废。

张善良胡子很长,头发也已斑白,显得异常疲惫。“以前不是这样的,去了几个月俄罗斯就成这样了。”有人介绍说。张善良拿出手机,给记者展示了看守所内的画面。

据了解,这次一起回国的是金永春、金凯、金冲石、张善良、朱建冲五人,其中金永春、金凯、金冲石是去年9月25日和陈一松一起出国的。虽然不同时间去的俄罗斯,但都在同一个工地打工。金永春告诉记者,他在俄罗斯大约干了3个月的活。到了去年12月底,天寒地冻,便无法干了。

“过几天就换个工地,可还是没有活。”金永春说,之后他就被抓住,与朱建冲等人被遣送回国。

让金永春觉得安慰的是,他拿到了“工资”,“1.7万多元,还差点加班费。”金永春称,工资是直接打到卡上的。不过,他后来才得知发工资的是陈一松,“坑人啊,他发的钱是别人出国交的费用,这分明是东窗事发补窟窿。”

“这些人护照也没有,健康证也没有办,会这么快吗?”老陈,你放心,我有门路的,你到时候只管把人带来就行。”潘德声如此安慰。就这样,听从潘德声的安排,陈一松自去年10月份起至12月共招了4批人,并分别带到上海,交由潘德声在上海办了护照、签证等手续,前去俄罗斯打工。

陈一松说,从招人到现在,他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。每次收到押金,都是潘德声安排人和他一起收的,还有之前通过中介公司交的。这些钱大多汇到了在俄罗斯的金德那里。

在朱建冲等人的帮忙下,记者见到了陈一松。他从一个鼓鼓的公文包中掏出笔记本,记者看到上面记满了出国务工人员所交的每一笔费用。

陈一松说,凡是他介绍出国的,他都详细做了记录。“海门、启东都是原北京四中副校级学校,中学中学等名校学生。最热门的辅导科目,集中在数学、英语、语文等与升学直接相关的科目。

一位姓顾的女士介绍,她这次是陪孩子报名的,“我儿子高考前上了两个月1对1辅导,数学提高了二十多分,考上南大了。”她说,这里的老师确实很厉害,很懂考试技巧。

“只有一个孩子,当然选最好的辅导啦!只要孩子考上好大学,花多少钱都值。”自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刘女士如此说。

“我们这才知道自己的签证不是务工签证,而是旅游签证,并且早已过期了。”

“我和另外4个人没有跑,朱卫岗一人听了老板的话都赶紧逃了。”警察很快就来了,工地上一片混乱,连同他在内12名没走的务工人员经检查后,被抓住带回

来的人”。“俄罗斯人对他们客气得不得了,暖气什么都供应好好的,可他们不好好干活,还随地大小便,四处扔烟头,素质实在太差。因此给俄罗斯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,加上他们都虚报工种,到了俄罗斯这边很多活不会干,于是就被俄罗斯人整了。俄罗斯人不喜欢他们,就要驱赶他们回国。”

“他们都是文盲,也不是什么时候想回去就能回去的。”金德声说,回国也需要办理签证,何况签证办理也有时间,不可能一次性办完。“正在陆续办理中,今明两天都坐飞机回来了。我不会留他们在俄罗斯,留下干什么呢?这么多人都住在宾馆,我如何来开支?”

金德称,他不会少务工人员的一分钱。“我也不想让他们丢一根毫毛。对于他们缴的押金以及工资,我到时候也会让上海老板一一给付清楚。”

金德的说法,遭到了朱建冲等人的否认。“我们出国的工人中木工、瓦工、油漆工等都有,完全不存在手艺不好、调皮捣蛋的行为。我们以前都在国内很多工地干过,也不会出现不守规矩的现象。”

“出门的人都知道要守规矩,更何况是去国外呢!我们不会不注意形象,给人丢脸的。”朱建冲等人说,去年10月起没活干,一批人就想回国,但遭到了阻拦。因为老板担心他们回来后,一传十十传百,就无法再招到工人。

陈一松说,在农村招工很顺利。“没多久,我就将其中28人分四批送到俄罗斯。”

“至于报酬,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拿到。”陈一松说,潘德声并没有说招一个人给多少钱。“潘德声口头承诺我:‘老陈啊,你不要担心,钱会一点点给你呢,我保证两年后给你50万,让你造个房’。我也没想到能出事,我介绍出去的竟然都是旅游签证。”

“我不撒谎,有什么就说什么,我真的也没料到自己会被骗了。”陈一松说,出事后,他才发现自己去年经中介出国的签证也是旅游签证,早已过期作废。

张善良胡子很长,头发也已斑白,显得异常疲惫。“以前不是这样的,去了几个月俄罗斯就成这样了。”有人介绍说。张善良拿出手机,给记者展示了看守所内的画面。

据了解,这次一起回国的是金永春、金凯、金冲石、张善良、朱建冲五人,其中金永春、金凯、金冲石是去年9月25日和陈一松一起出国的。虽然不同时间去的俄罗斯,但都在同一个工地打工。金永春告诉记者,他在俄罗斯大约干了3个月的活。到了去年12月底,天寒地冻,便无法干了。

“过几天就换个工地,可还是没有活。”金永春说,之后他就被抓住,与朱建冲等人被遣送回国。

让金永春觉得安慰的是,他拿到了“工资”,“1.7万多元,还差点加班费。”金永春称,工资是直接打到卡上的。不过,他后来才得知发工资的是陈一松,“坑人啊,他发的钱是别人出国交的费用,这分明是东窗事发补窟窿。”

“这些人护照也没有,健康证也没有办,会这么快吗?”老陈,你放心,我有门路的,你到时候只管把人带来就行。”潘德声如此安慰。就这样,听从潘德声的安排,陈一松自去年10月份起至12月共招了4批人,并分别带到上海,交由潘德声在上海办了护照、签证等手续,前去俄罗斯打工。

陈一松说,从招人到现在,他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。每次收到押金,都是潘德声安排人和他一起收的,还有之前通过中介公司交的。这些钱大多汇到了在俄罗斯的金德那里。

在朱建冲等人的帮忙下,记者见到了陈一松。他从一个鼓鼓的公文包中掏出笔记本,记者看到上面记满了出国务工人员所交的每一笔费用。

陈一松说,凡是他介绍出国的,他都详细做了记录。“海门、启东都是原北京四中副校级学校,中学中学等名校学生。最热门的辅导科目,集中在数学、英语、语文等与升学直接相关的科目。

一位姓顾的女士介绍,她这次是陪孩子报名的,“我儿子高考前上了两个月1对1辅导,数学提高了二十多分,考上南大了。”她说,这里的老师确实很厉害,很懂考试技巧。

“只有一个孩子,当然选最好的辅导啦!只要孩子考上好大学,花多少钱都值。”自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刘女士如此说。

“我们这才知道自己的签证不是务工签证,而是旅游签证,并且早已过期了。”

“我和另外4个人没有跑,朱卫岗一人听了老板的话都赶紧逃了。”警察很快就来了,工地上一片混乱,连同他在内12名没走的务工人员经检查后,被抓住带回

来的人”。“俄罗斯人对他们客气得不得了,暖气什么都供应好好的,可他们不好好干活,还随地大小便,四处扔烟头,素质实在太差。因此给俄罗斯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,加上他们都虚报工种,到了俄罗斯这边很多活不会干,于是就被俄罗斯人整了。俄罗斯人不喜欢他们,就要驱赶他们回国。”

“他们都是文盲,也不是什么时候想回去就能回去的。”金德声说,回国也需要办理签证,何况签证办理也有时间,不可能一次性办完。“正在陆续办理中,今明两天都坐飞机回来了。我不会留他们在俄罗斯,留下干什么呢?这么多人都住在宾馆,我如何来开支?”

金德称,他不会少务工人员的一分钱。“我也不想让他们丢一根毫毛。对于他们缴的押金以及工资,我到时候也会让上海老板一一给付清楚。”

金德的说法,遭到了朱建冲等人的否认。“我们出国的工人中木工、瓦工、油漆工等都有,完全不存在手艺不好、调皮捣蛋的行为。我们以前都在国内很多工地干过,也不会出现不守规矩的现象。”

“出门的人都知道要守规矩,更何况是去国外呢!我们不会不注意形象,给人丢脸的。”朱建冲等人说,去年10月起没活干,一批人就想回国,但遭到了阻拦。因为老板担心他们回来后,一传十十传百,就无法再招到工人。

陈一松说,在农村招工很顺利。“没多久,我就将其中28人分四批送到俄罗斯。”

“至于报酬,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拿到。”陈一松说,潘德声并没有说招一个人给多少钱。“潘德声口头承诺我:‘老陈啊,你不要担心,钱会一点点给你呢,我保证两年后给你50万,让你造个房’。我也没想到能出事,我介绍出去的竟然都是旅游签证。”

“我不撒谎,有什么就说什么,我真的也没料到自己会被骗了。”陈一松说,出事后,他才发现自己去年经中介出国的签证也是旅游签证,早已过期作废。

张善良胡子很长,头发也已斑白,显得异常疲惫。“以前不是这样的,去了几个月俄罗斯就成这样了。”有人介绍说。张善良拿出手机,给记者展示了看守所内的画面。

据了解,这次一起回国的是金永春、金凯、金冲石、张善良、朱建冲五人,其中金永春、金凯、金冲石是去年9月25日和陈一松一起出国的。虽然不同时间去的俄罗斯,但都在同一个工地打工。金永春告诉记者,他在俄罗斯大约干了3个月的活。到了去年12月底,天寒地冻,便无法干了。

“过几天就换个工地,可还是没有活。”金永春说,之后他就被抓住,与朱建冲等人被遣送回国。

让金永春觉得安慰的是,他拿到了“工资”,“1.7万多元,还差点加班费。”金永春称,工资是直接打到卡上的。不过,他后来才得知发工资的是陈一松,“坑人啊,他发的钱是别人出国交的费用,这分明是东窗事发补窟窿。”

“这些人护照也没有,健康证也没有办,会这么快吗?”老陈,你放心,我有门路的,你到时候只管把人带来就行。”潘德声如此安慰。就这样,听从潘德声的安排,陈一松自去年10月份起至12月共招了4批人,并分别带到上海,交由潘德声在上海办了护照、签证等手续,前去俄罗斯打工。

陈一松说,从招人到现在,他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。每次收到押金,都是潘德声安排人和他一起收的,还有之前通过中介公司交的。这些钱大多汇到了在俄罗斯的金德那里。

在朱建冲等人的帮忙下,记者见到了陈一松。他从一个鼓鼓的公文包中掏出笔记本,记者看到上面记满了出国务工人员所交的每一笔费用。

陈一松说,凡是他介绍出国的,他都详细做了记录。“海门、启东都是原北京四中副校级学校,中学中学等名校学生。最热门的辅导科目,集中在数学、英语、语文等与升学直接相关的科目。

一位姓顾的女士介绍,她这次是陪孩子报名的,“我儿子高考前上了两个月1对1辅导,数学提高了二十多分,考上南大了。”她说,这里的老师确实很厉害,很懂考试技巧。

“只有一个孩子,当然选最好的辅导啦!只要孩子考上好大学,花多少钱都值。”自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刘女士如此说。

“我们这才知道自己的签证不是务工签证,而是旅游签证,并且早已过期了。”

“我和另外4个人没有跑,朱卫岗一人听了老板的话都赶紧逃了。”警察很快就来了,工地上一片混乱,连同他在内12名没走的务工人员经检查后,被抓住带回

来的人”。“俄罗斯人对他们客气得不得了,暖气什么都供应好好的,可他们不好好干活,还随地大小便,四处扔烟头,素质实在太差。因此给俄罗斯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,加上他们都虚报工种,到了俄罗斯这边很多活不会干,于是就被俄罗斯人整了。俄罗斯人不喜欢他们,就要驱赶他们回国。”

“他们都是文盲,也不是什么时候想回去就能回去的。”金德声说,回国也需要办理签证,何况签证办理也有时间,不可能